

[醫山夜話]

醫德

文/六道子

我出身於中醫世家，當外公行醫為人治病時，我還沒有出世。我常聽祖母和母親說，當患者治完了病時，外公經常會讓他們吃飽了飯再走。這句話我當時聽了並不以為然。現在仔細回想起來，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還真的不容易呢！每年都有青黃不接時，外公自己捨不得吃米飯，只是稀湯裏加一些糊糊，還意味著還得讓我那五個正在成長且需要吃飽的兄弟姐妹，不讓來客看到那幾雙羨慕的眼神。

我的老家住在浙江的一個小鎮，門口有一條在當時是主要交通運輸渠道的河，河的橋上有一盞當時唯一的航標燈。夜幕降臨後，伸手不見五指時，這盞航標燈使多少漁船安全駛過，橋上橋下的人全靠這長明燈在風雨中不滑倒。我的祖父規定家裏的用油必須在長明燈能確保的情況下，才能食用。這意味著家裏經常是用清水煮菜吃。

今天我自己繼承了家業，在國外行醫，經常也會遇到一些醫德方面的考驗。

一天，正忙得不亦樂乎時，接到二個急診電話，二個人是同樣的急性腰扭傷。我只有一个空位子，不能兩全，只能在二者間選其一。二人中一個是經濟寬裕，無論花甚麼代價今天非得來治療的患者，另一個是靠信用卡，

這裏借了那裏還，下頓飯經常都沒有着落的人。

作為醫者，我不會因為貧富去選擇，男女老少，親疏美醜，在我眼裏沒有差別，一視同仁。但是現實中，那個付不起診費的是找不到別的醫生為他治療的，所以我選擇了他。

記得我祖母說：“見人有難時，一定要幫。說不定是菩薩想試試你是不是個善心人呢！”這話我從小就記在腦子裏了。

一般情況下，診所倒也太平，有時會突然有一連幾個進門後又吐又拉穢物全泄在你面前的病人。當然此時光是當醫生是不夠的，做清理的同時，要平心靜氣地安慰他，使患者不至於窘迫羞愧。

故古人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也就是說，醫生這個職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今天我修煉了法輪大法，更明白了醫德的重要性。作為一個醫生，對得起自己的職業與上門來求醫的病人，並以修煉人的品德去影響他們、感化他們，博施濟眾。在當今大陸風行拉開肚皮要紅包的時代，需要的就是為民除疾苦，治病救人，德才具備的良醫！



十二時辰與人體

文/石玉坤

人體是有一個時間規律的，這個“人體生物鐘”走到哪兒，身體該做甚麼，身體自然知道。所以，吃飯、睡覺、排泄一般都有規律。這個“鐘”不僅會告訴人何時該做甚麼，如果你一直違反它的指令的話，它也會停止運行。這個鐘的“鑰匙”並不掌握在人自己的手裏。冥冥之中，有一個神明在嚴格地操縱看管著這一切。

那麼，人體的這個“鐘”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鐘是甚麼關係呢？它們是緊密相連，息息相通的。

人體的氣血是人體的精微、精華，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古人認為氣血是通過經絡流動到機體各部，灌注營養臟腑、四肢百脈。這種流行灌注各臟腑組織具有像潮水漲落一樣的時間節律。當某時辰氣血灌注到某經脈臟腑時，該處就在功能旺盛時，否則就在功能衰減時；在某一時辰某一臟腑氣血灌注最不足時，其功能則處於最衰時。這就是十二時辰的節律。

這“十二時辰”是將晝夜分成十二個時間段，每段以十二地支名稱命名。“十二時辰”與現在的二十四小時的對應關係為：子時(23pm-1am)，丑時(1-3am)，寅時(3-5am)，卯時(5-7am)，辰時(7-9am)，巳時(9-11am)，午時(11am-13pm)，未時(13-15pm)，申時(15-17pm)，酉時(17-19pm)，戌時(19-21pm)，亥時(21-23pm)。它的主線路為從肺經開始(3-5時)，到大腸(5-7時)，胃(7-9時)，脾(9-11時)，心(11-13時)，小腸(13-15時)，膀胱(15-17時)，腎(17-19時)，心包(19-21時)，三焦(21-23時)，膽(23-1時)，肝經(1-3時)。

每一個經脈是一個時辰。所以，病得最重的臟腑，病人往往會在生命鐘走到那個部位的時辰停止下來，不往前走了。

過去修道人懂經絡、氣血循環規律的。所以，民間有點穴這種方法，就是根據人體生命鐘的走向，當人的血脈氣機走到某一經脈的特定穴位時，點一下，或者使你站著不能動，或者使你躺著不能起，幾小時後，會自動解開。“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懂得氣脈的人，指一點就能解開。

無盡的探索——音樂與人生

文/白岫

“悠悠萬世過眼煙雲
迷住常人心，
茫茫天地為何而生
難倒眾生智。”

拜讀李洪志先生所著《洪吟》這本佛家詩集後，前塵往事，歷歷在目。

然記得小時候在一次鋼琴比賽中，無意間在心境極為異常寧靜的情況下彈奏了巴赫的“English suite 2. a-minor. BWV807”，剎那間自己彷彿置身在另一個無比美好的世界當中，難以忘懷，也未曾忘卻。大概是被那份超越人性的寧靜所震撼，對於事後評審的讚嘆，親朋好友的祝福，及第一名的榮譽我都没在意，心裏空蕩蕩的很舒服，小小的心靈覺得人心真是奧妙啊！

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往往比一般人更具敏銳的心。那種對人性心靈的再次呈現，無非就是自己的心影。正所謂“意蘊其內而形諸其外”，你的心是靜的，音樂呈

現的也就是靜的；你的心是不安的，音樂呈現的也就是不安定的，所以從音樂中又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心聲、個性，再遠的可了解作曲者的傳達，時代創作的背景，所以音樂也可以說是一種超越時空的藝術。

曾經在坐往藝術學院的校車上，聽到一位教授對學生的談話：“藝術就是可以把腦中抽象的東西具體的把它呈現出來，”乍聽之下，好像是這樣的，可是再細想一下，我自己並不全然讚同這種說法，你常聽到文人墨士說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演奏者則常不滿自己對音樂的詮釋。依我個人演奏的經驗你必須在演奏的當時心無雜念，才能與音樂契合，正因為它和你的心契合，音樂才有了生命，有了節奏，有了動人的旋律，當時若無法專心澄淨，你會感覺音樂和你是有距離的，我想凡是從事藝



術工作或多或少都曾有渾然忘我、出神入化的經驗，而那種和音樂融為一體至臻完美的境界也是每位藝術工作者所致力追求的。

於是我常傾聽內心深處的聲音“我是從何而來，又往何處歸去？”

生命的意義是甚麼？音樂的內涵是甚麼？音樂和人生的關係又是甚麼？

一連串的迷惑使我對音樂和人生充滿了興趣與熱情。我可以一天坐十幾個小時，整天和琴對話（練琴），同樣一種技巧我訝異於自己能反復練習反復傾聽而不疲憊，只因為每次彈每次感受不同，而慢慢地技巧純熟了，音樂也變美了，每次進步一點，心裏就多一分喜悅，寧靜。所以我對自信的定義是一個人經過努力的一種專心，自然就顯現出堅不可摧的信心與光芒，這種光芒不

一定得是耀眼奪目的，但卻多了一份寧靜，俗語說得好：“好酒沉瓮底。”正是那份深不可測的寧靜與香醇。

由音樂的學習過程中我了解到一個人除了技巧的練習、人文的素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純善的心。隨著思慮的逐漸澄清，以及執著的慾念的日益淡化，反而會打開音樂演奏上的瓶頸，內心自在而喜悅，所以我開始打坐、看佛書，嘗試了解自己，了解人生。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藝術是強調個人的一種強烈的表現，修心吃齋念佛的人最沒個性了，因為越來越沒脾氣了。”許多人認為帶有強烈觀念的我那是真正的我，其實每個人在自己真正冷靜下來獨處時，或許你並不想和人爭吵，因為那傷身又傷神，但在現實中總抵不過名利、自尊的誘惑，一再保護自己，傷人亦被傷，業力輪轉，未曾停歇。其實一個人

褪去外表的包裝，本性自然顯露，這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個性。只是要放下這一切，做到這一點，還需假以時日。這就是為甚麼通常人的年齡越長演奏就越能入心，因為經歷了人生喜怒哀樂的淬煉，他可以丟掉一些炫耀自己的本事的複雜心緒，他要表現哀，那就是哀，不必刻意矯作，能心隨意動，如影隨形，也算是層次很高了，或許還有更高的層次呢，就待你去探索這無盡的音樂人生。

有人說“藝術是真、善、美的體現”，而李洪志先生在所著的《轉法輪》一書中提到：“整個人的修煉過程就是不斷地去人的執著心的過程。”當一個人執著無存時，那顆心是最純淨、最最美的，不是外在形式上的美，而是從內心深處，從生命的最本源處綻放出璀璨光芒。

(選自正見
<http://zhengjian.org>)

